



文白对照
四库全书精华

子
部
·
吕氏
春秋

(二)

李 雯瑶主编

目摇摇录

孟冬纪	员
孟摇冬	员
节摇丧	缘
安摇死	怨
异摇宝	猿
异摇用	远
仲冬纪	怨
仲摇冬	怨
至摇忠	圆
忠摇廉	圆
当摇务	猿
长摇见	猿
季冬纪	猿
季摇冬	猿
土摇节	源
介摇立	源
诚摇廉	源
不摇侵	源
序摇意	缘
有始览	缘
有摇始	缘
应摇同	缘

去摇尤	遼
听摇言	远
谨摇听	遼
务摇本	苑
谕摇大	苑
孝行览	苑
孝摇行	苑
本摇味	愿
首摇时	怨
义摇赏	怨
长摇攻	愿
慎摇人	苑
遇摇合	苑
必摇己	苑
慎大览	苑
慎摇大	苑
权摇勋	苑
下摇贤	愿
报摇更	苑
顺摇说	苑
不摇广	苑

孟冬纪

孟摇冬

一曰：

孟冬之月，日在尾，昏危中，旦七星中。其日壬癸，其帝颛顼，其神玄冥，其虫介，其音羽。律中应钟。其数六，其味咸，其臭朽，其祀行，祭先肾。水始冰，地始冻，雉入大水为蜃，虹藏不见。天子居玄堂左个，垂玄辂，驾铁骊，载玄旂，衣黑衣，服玄玉，食黍与彘，其器宏以弇。

是月也，以立冬。先立冬三日，太史谒之天子曰：“某日立冬，盛德在水。”天子乃斋。立冬之日，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。还，乃赏死事，恤孤寡。

是月也，命太卜，祷祠龟策，占兆审卦吉凶。于是察阿上乱法者则罪之，无有掩蔽。

是月也，天子始裘。命有司曰：“天气上腾，地气下降，天地不通，闭而成冬。”令百官，谨盖藏。命司徒，循行积聚，无有不斂；封城郭，戒门闾，修键闭，慎关籥，固封罅，备边境，完要塞，谨关梁，塞蹊径，飭丧纪，辨衣裳，审棺槨之厚薄，营丘垄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，贵贱之等级。

是月也，工师效功，陈祭器，按度程，无或作为淫巧，以荡上心，必功致为上。物勒工名，以考其诚；工有不当，必行其罪，以穷其情。

是月也，大饮蒸，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。大割，祠于公社及门闾，飨先祖五祀，劳农夫以休息之。天子乃命将率讲

武，肆射御、角力。

是月也，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，无或敢侵削众庶兆民，以为天子取怨于下，其有若此者，行罪无赦。

孟冬行春令，则冻闭不密，地气发泄，民多流亡；行夏令，则国多暴风，方冬不寒，蛰虫复出；行秋令，则雪霜不时，小兵时起，土地侵削。

【译文】

第一是：

孟冬之月，太阳的位置在尾宿。初昏时刻，危宿出现在南方中天；拂晓时刻，星宿出现在南方中天。孟冬于天干属壬癸，它的主宰之帝是颛顼，佐帝之神是玄冥，应时的动物是龟鳖之类的甲族，相配的声音是羽音，音律与应钟相应。这个月的数字是六，味道是咸味，气味是朽气，要举行的祭祀是行祭，祭祀时祭品以肾脏为尊。这个月水开始结冰，地开始封冻，雉钻入淮水变成了蛤蜊，彩虹消失不再出现。天子住在北向明堂的左侧室，乘坐黑色的车子，车前驾着黑色的马，车上插着黑色的绘有龙纹的旗帜；天子穿着黑色的衣服，佩带着黑色的饰玉，吃的食物是黍和猪肉，使用的器物宠大而敛口。

这个月有立冬的节气，立冬前三天，太史向天子禀告说：“某天立冬，大德在于水。”于是天子斋戒，准备迎冬。立冬那天，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大夫，到北郊去迎接冬的降临。迎冬回来，赏赐为国损躯的大臣的子孙，抚恤救济这些大臣遗留的孤儿寡妇。

这个月，命令掌管卜筮的太卜，祈祷于龟策，看兆象，算卦数，来考察吉凶。这时候，要察访那些曲意逢迎上司而

扰乱法制的人，判他们的罪，不得有所隐藏。

这个月，天子开始穿皮衣。命令主管官吏说：“天气上腾，地气下降，天地之间不再相通，封闭而形成冬天。”命令百官谨慎对待仓廩府库之事。命令司徒去各地巡视积聚的情况，不得有没积聚的谷物。要加高加固城墙，警戒城门里门，维修门栓门鼻，小心钥匙锁头。加固印封，守备边境，修葺要塞，谨慎关卡桥梁，堵塞田间小路，飭正丧事的规格，分别随葬的衣服，审察棺木厚薄的尺寸，营建坟墓的大小、高低、厚薄，都要按照贵贱的等级。

这个月，命令工师献上百工制作的器物，考核工效；摆出他们制作的祭器，看是否依照法度程式。不得制作过于奇巧的器物来摇动在上位者的奢侈之心，一定要以精密为佳。器物要刻上工匠的名字，以此来考察他们是否信诚。如果有不精细之处，一定要给予处罚，追究他们的诈巧之情。

这个月，天子诸侯与群臣在蒸祭之后，举行盛大的宴饮，排列次序。天子向日月星辰等在天之神祈求明年五谷丰登。大杀牺牲，在官社及门闾祈祷，然后飨先祖、五祀，慰劳农夫，使他们好好休息。天子命令将帅讲习武事，教军士练习射箭、驾车，比试体力。

这个月，命令掌管水利水产的官吏向百姓收缴水泉池泽的赋税，但不得擅自加税来侵犯百姓的利益，给天子在百姓中结下怨恨。敢这样做的人，一定要处罚而不得宽赦。

孟冬实行应在春天发布的政令，那么，冰封地冻就不牢固，地气就会宣泄散发，百姓就会多所流亡；如果实行应在夏天实行的政令，那么，国家就会多暴风，正处冬天而不冷，蛰伏的动物就会重新出来；如果实行应在秋天实行的政

令，那么霜雪就不能按时气而来，小的战争就会不断发生，外寇就会侵扰边境。

节摇丧

二曰：

审知生，圣人之要也；审知死，圣人之极也。知生也者，不以害生，养生之谓也；知死也者，不以害死，安死之谓也。此二者，圣人之所以独决也。

凡生于天地之间，其必有死，所不免也。孝子之重其亲也，慈亲之爱其子也，痛于肌骨，性也。所重所爱，死而弃之沟壑，人之情不忍为也，故有葬死之义。葬也者，藏也，慈亲孝子之所慎也。慎之者，以生人之心虑。以生人之心为死者虑也，莫如无动，莫如无发。无发无动，莫如无有可利，则此之谓重闭。

古之人有藏于广野深山而安者矣，非珠玉国宝之谓也，葬不可不藏也。葬浅则狐狸拍之，深则及于水泉。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，以避狐狸之患、水泉之湿。此则善矣，而忘奸邪盗贼寇乱之难，岂不惑哉？譬之若瞽师之避柱也，避柱而疾触杙也。（狐狸水泉）奸邪盗贼寇乱之患，此杙之大者也。慈亲孝子避之者，得葬之情矣。

善棺槨，所以避蝼蚁蛇虫也。今世俗大乱，（之）[人]主愈侈其葬，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，生者以相矜尚也。侈靡者以为荣，节俭者以为陋，不以便死为故，而徒以生者之诽谤为务，此非慈亲孝子之心也。父虽死，孝子之重之不怠；子虽死，慈亲之爱之不懈。夫葬所爱所重，而以生者之所甚欲，其以安之也，若之何哉？

民之于利也，犯流矢，蹈白刃，涉血盪肝以求之。野人之无闻者，忍亲戚兄弟知交以求利。今无此之危，无此之

丑，其为利甚厚，乘车食肉，泽及子孙，虽圣人犹能禁，而况于乱？

国弥大，家弥富，葬弥厚。含珠鳞施，（夫）玩好货宝，钟鼎壶滥，舆马衣被戈剑，不可胜其数。诸养生之具，无不从者。题凑之室，棺槨数袭，积石积炭，以环其外。奸人闻之，传以相告。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，犹不可止。且死者弥久，生者弥疏；生者弥疏，则守者弥怠；守者弥怠而葬器如故，其势固不安矣。

世俗之行丧，载之以大輶，羽旄旌旗，如云倮翼以督之，珠玉以（备）[佩]之，黼黻文章以饬之，引绋者左右万人以行之，以军制立之然后可。以此观世，则美矣侈矣；以此为死，则不可也。苟便于死，则虽贫国劳民，若慈亲孝子者之所不辞为也。

【译文】

第二是：

洞察生命是圣人的要事，洞察死亡是圣人的急务。洞察生命，目的在于不以外物伤害生命，即为了养生；洞察死亡，目的在于不以外物损害死者，即为了安死。这两件事唯独圣人才能知晓。

凡生活于天地间的事物，它们必然要有死亡，这是不可避免的。孝子尊重他们的父母，慈亲疼爱他们的子女，尊重、疼爱之心深入肌骨，这是天性。所尊重、所疼爱的人，死后却把他们抛入沟壑，这是人之常情所不忍心做的，因而产生了葬送死者的道义。葬就是藏的意思，这是慈亲孝子应当慎重对待的事情。所谓慎重，就是说活着的人要为死者考虑。活着的人为死者考虑，没有比不使死者被移动更重要

了，没有比不让坟墓被掘开更重要了。而要达到这个目的，没有比让坟墓中无利可图更保险了，这就叫作大闭。

古代的人有葬于广野深山之中而平安至今的。使死者安宁，不是说要靠珠玉国宝，而是说葬不可不隐蔽埋藏。葬浅了，狐狸就会掘开它；葬深了，就会与泉水相接。所以，凡葬一定葬在高高的土山之上，以便避开狐狸的危害、泉水的浸渍。这样做好是好，但是如果忘了恶人、盗贼、匪乱的祸害，岂不是糊涂吗？这就象盲人乐师躲避柱子一样，虽然避开了柱子，却用力撞到了尖木桩上。恶人、盗贼、匪乱的祸害，那是大大的尖木桩啊！慈亲孝子埋葬死者能够避开那些祸害，就获得葬的本义了。

使棺椁坚实，是为了避开蝼蚁蛇虫。如今社会风气大坏，君主行葬越来越奢侈，他们心中不是为死者考虑，而是活着的人借以彼此夸耀，争出人上。他们把奢侈浪费的行为看作光荣，把俭省节约的行为看作鄙陋，根本不把利于死者当回事，只是一心考虑活着的人的毁谤、赞誉，这不合于慈亲孝子的本心。父母虽然死了，孝子对父母的尊重不会懈怠；子女虽然死了，慈亲对他们的疼爱不会减弱。埋葬所疼爱、所尊重的人，却用活着的人十分想得到的东西陪葬，想靠这些东西使死者安宁，其结果会怎么样呢？

百姓对于利，宁肯冒着飞箭，踩着利刃，流血残杀去追求它。不知礼义的野蛮之人宁可残忍地对待父母、兄弟、朋友而去追求利。如今，刨坟掘墓没有这种危险，没有这种耻辱，而得利十分丰厚，可以乘车吃肉，恩惠延及子孙。这种情况即使是圣人尚且禁止不住，更何况昏乱之君呢。

国越大，家越富，陪葬之物就越丰厚。死者口含的珍

珠、身穿的玉衣，赏玩、嗜好的物品，财货珍宝，钟鼎壶滥，车马衣被戈剑，数也数不尽。各种养生之器无不随葬。椁室用大木累积而成，好似四面有檐的屋子，里面棺椁数层，并堆积石头、木炭，环绕在棺椁之外。恶人闻知此事，互相传告。君主尽管用严刑重罚禁止他们，仍然禁止不住。再说，死者死去的时间越久远，活着的人对他的感情就越疏远；感情越疏远，守墓人就越懈怠；守墓人越来越懈怠，可是墓中陪葬的器物却同原来一样，这种形势本来就不安全了。

世俗之人举行葬礼，用大车载着棺柩，各种旗帜、画有云气的倮鬣相随，棺柩之上点缀着珠玉，涂饰了各种花纹。灵车左右执紼送葬的有万人，牵引灵车行进，这么多人得用军法指挥才行。举行这种葬礼给世人看，那是够美的了，够盛大的了；但是用这种葬礼安葬死者，那是不行的。倘若厚葬真有利于死者，那么即使它会使国家贫困、人民劳苦，慈亲孝子也是不会拒绝的。

安摇死

三曰：

世之为丘垄也，其高大若山，其树之若林，其设阙庭、为宫室、造宾阼也若都邑。以此观世示富则可矣，以此为死则不可也。夫死，其视万岁犹一瞬也。人之寿，久之不过百，中寿不过六十。以百与六十为无穷者之虑，其情必不相当矣。以无穷为死者之虑则得之矣。

今有人于此，为石铭置之垄上，曰：“此其中之物，具珠玉玩好财物宝器甚多，不可不扣，扣之必大富，世世乘车食肉。”人必相与笑之，以为大惑。世之厚葬也，有似于此。

自古及今，未有不亡之国也；无不亡之国者，是无不扣之墓也。以耳目所闻见，齐、荆、燕尝亡矣，宋、中山已亡矣，赵、魏、韩皆亡矣，其皆故国矣。自此以上者，亡国不可胜数，是故大墓无不扣也。而世皆争为之，岂不悲哉？

君之不令民，父之不孝子，兄之不悌弟，皆乡里之所釜鬲者而逐之，惮耕稼采薪之劳，不肯官人事，而祈美衣侈食之乐，智巧穷屈，无以为之，于是乎聚群多之徒，以深山广泽林藪，扑击鬲夺，又视名丘大墓葬之厚者，求舍便居，以微扣之，日夜不休，必得所利，相与分之。夫有所爱所重，而令奸邪盗贼寇乱之人卒必辱之，此孝子忠臣亲父交友之大事。

尧葬于谷林，通树之；舜葬于纪市，不变其肆；禹葬于会稽，不变人徒；是故先王以俭节葬死也，非爱其费也，非恶其劳也，以为死者虑也。先王之所恶，惟死者之辱也。发

则必辱，俭则不发，故先王之葬，必俭、必合、必同。何谓合？何谓同？葬于山林则合乎山林，葬于阪隰则同乎阪隰，此之谓爱人。夫爱人者众。知爱人者寡。故宋未亡而东冢扣，齐未亡而庄公冢扣，国安宁而犹若此，又况百世之后而国已亡乎？故孝子忠臣亲父交友不可不察于此也。夫爱之而反危之，其此之谓乎。《诗》曰：“不敢暴虎，不敢冯河，人知其一，莫知其他”，此言不知邻类也。

故反以相非，反以相是。其所非方其所是也，其所是方其所非也。是非未定，而喜怒斗争反为用矣。吾不非斗，不非争，而非所以斗，非所以争。故凡斗争者，是非已定之用也。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斗争，此惑之大者也。

鲁季孙有丧，孔子往吊之。入门而左，从客也。主人以珣璠收，孔子径庭而趋，历级而上，曰：“以宝玉收，譬之犹暴骸中原也。”径庭历级，非礼也；虽然，以救过也。

【译文】

第三是：

世人建造坟墓，高大如山，坟墓上种树，茂密如林，墓地修建墓阙、庭院，建筑宫室，建造东西石阶，象都邑一样。用这些向世人夸耀财富，那是可以的；但是用这些安葬死者却不行。对于死者来说，看待一万年就象是一瞬。人的寿命，长的不超过百岁，一般的不超过六十岁。根据百岁或六十岁的寿命的需要替无限久远的死者考虑，它们的实际情况必定不相适合。根据无限久远的需要替死者考虑，就掌握葬死的本义了。

假如有这样一个人，埋葬死者时在墓上立一块石碑，上面刻写着：“这里面有珠玉、玩好、财物、宝器，十分丰

富，不可不发掘，掘开它一定大富，可以世代代乘车吃肉。”人们一定一起嘲笑他，认为这个人太糊涂。世上的厚葬与此相似。

从古到今，没有不灭亡的国家；没有不灭亡的国家，这就没有不被挖掘的坟墓。就人们耳闻目睹来说，齐、楚、燕曾经灭亡过，宋、中山已经灭亡了，赵、魏、韩都灭亡了，它们都成了古国。从它们再往前，灭亡的国家数也数不尽，因此，大墓没有不被掘开的。但是世人都急着造大墓，难道不可悲吗？

国君的刁滑之民，父亲的不孝之子，兄长的忤逆之弟，他们都是被乡里一致驱逐的人。他们害怕耕种打柴之苦，不肯从事各种劳役，却追求享受锦衣玉食之乐；当智谋巧诈用尽，仍无法得到时，于是就聚集起很多人，凭借深山、大湖、树林和沼泽，拦路打劫；又探察葬器丰厚的大墓，想办法住到坟墓附近便于盗墓的住所，暗中挖掘，日夜不止，一定获得其中的财物，一起瓜分。如果有所疼爱、有所尊重的人，死后却不免要遭到恶人、盗贼、匪寇的凌辱，这是孝子、忠臣、慈父、挚友当忧虑的大事。

尧葬在谷林，墓上处处种上树；舜葬在纪市，市上的作坊、店铺没有任何变动；禹葬在会稽，不烦扰众人。由此看来，先王以节俭原则安葬死者，不是吝惜钱财，也不是忧虑耗费人力，完全是为死者考虑。先王所忧虑的，是唯恐死者受辱。坟墓如果被盗掘，死者肯定要受到凌辱，如果俭葬，墓就不会被盗掘。所以，先王安葬死者，一定要做到俭，一定做到合，一定做到同。什么叫合？什么叫同？葬于山林就与山林合为一体，葬于山坡或低湿之地，就与山坡或低湿之

地环境相同。这就叫作爱人。想爱的人人很多，但真正懂得爱的人人很少。所以，宋国还没有灭亡，东冢就被盗掘；齐国还没有灭亡，庄公的墓就被盗掘。国家安定尚且如此，更何况百世之后国家已经灭亡了呢？所以孝子、忠臣、慈父、挚友对此不可不明察。原本是敬爱死者，结果却反而害了他们，大概指的就是厚葬一类的事吧。《诗》中说：“不敢徒手搏虎，不敢徒涉黄河。人们只知此一端，不知还有其它祸。”就是说不知类推啊！

所以，忽而翻转过去加以反对，忽而翻转过来表示赞同。他们所反对的正是他们所赞同过的，他们所赞同的正是他们所反对过的。是非尚未确定，而喜怒斗争反倒都用了。我们不反对斗，也不反对争，但是反对驱使人们糊里糊涂斗、糊里糊涂争。因此，凡争斗，都是是非确定以后才采用的手段。如今人们大多不先确定是非，却先急急忙忙地争斗，这是最糊涂的。

鲁国季孙氏举办丧事，孔子去吊丧。进门之后，站到左边，立于宾客的位置。主丧的季桓子用鲁国的宝玉殓死者。孔子从西阶下穿过中庭快步向东，登东阶而上，说：“用宝玉殓死者，就象是把尸体暴露在原野上一样。”穿过中庭，登阶而上是不合于宾客礼仪的；虽然不合礼礼仪，但孔子仍然这样做了，这是为了阻止过失啊！

异摇宝

四曰：

古之人非无宝也，其所宝者异也。

孙叔敖疾，将死，戒其子曰：“王数封我矣，吾不受也。为我死，王则封汝，必无受利地。楚、越之间有寝之丘者，此其地不利，而名甚恶。荆人畏鬼，而越人信禴。可长有者，其唯此也。”孙叔敖死，王果以美地封其子，而子辞，请寝之丘，故至今不失。孙叔敖之知，知不以利为利矣。知以人之所恶为己之所喜，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也。

五员亡，荆急求之，登太行而望郑曰：“盖是国也，地险而民多知，其主俗主也，不足与举。”去郑而之许，见许公而问所之。许公不应，东南向而唾。五员载拜受赐曰：“知所之矣。”因如吴。过于荆，至江上，欲涉，见一丈人，刺小船，方将渔，从而请焉。丈人度之，绝江。问其名族，则不肯告，解其剑以予丈人，曰：“此千金之剑也，愿献之丈人。”丈人不肯受曰：“荆国之法，得五员者，爵执圭，禄万担，金千镒。昔者子胥过，吾犹不取，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剑为乎？”五员过于吴，使人求之江上，则不能得也，每食必祭之，祝曰：“江上之丈人！”天地至大矣，至众矣，将奚不有为也？而无以为。为矣，而无以为之。名不可得而闻，身不可得而见，其惟江上之丈人乎！

宋之野人耕而得玉，献之司城子罕，子罕不受。野人请曰：“此野人之宝也，愿相国为之赐而受之也。”子罕曰：“子以玉为宝，我以不受为宝。”故宋国之长者曰：“子罕非无宝也，所宝者异也。”

今以百金与抔黍以示儿子，儿子必取抔黍矣；以和氏之璧与百金以示鄙人，鄙人必取百金矣；以和氏之璧、道德之至言以示贤者，贤者必取至言矣。其知弥精，其所取弥精；其知弥粗，其所取弥粗。

【译文】

第四是：

古代的人不是没有宝物，只是他们看作宝物的东西与今人不同。

孙叔敖病了，临死的时候告诫他的儿子说：“大王多次赐给我土地，我都没有接受。如果我死了，大王赐给你土地，你一定不要接受肥沃富饶的土地。楚国和越国之间有个寝丘，这个地方土地贫瘠，而且地名十分凶险。楚人畏惧鬼，而越人迷信鬼神和灾祥。所以，能够长久占有的封地，恐的只有这块土地了。”孙叔敖死后，楚王果然把肥美的土地赐给他的儿子，但是孙叔敖的儿子谢绝了，请求赐给寝丘，所以这块土地至今没有被他人占去。孙叔敖的智慧在于懂得不把世俗心目中的利益看作利益。懂得把别人所厌恶的东西当作自己所喜爱的东西，这就是有道之人之所以不同于世俗的原因。

伍员逃亡，楚国紧急追捕他。他登上太行山，遥望郑国说：“这个国家，地势险要而人民多有智慧；但是它的国君是个平庸的君主，不足以跟他谋举大事。”伍员离开郑国，到了许国，拜见了许公并询问自己宜去的国家。许公不回答，向东南方吐了一口唾沫。伍员拜了两拜接受赐教说：“我知道该去的国家了。”于是往吴国进发。路过楚国，到了长江岸边，想要渡江。他看到一位老人，撑着小船，正要